壬

唐宋八大家選卷之十七

竟陵伯敬鍾　惺評選
新安玄杓汪應魁刪訂

題後

書梅聖俞詩藁後　歐陽修

設為樂工問答空中運掉

凡樂達天地之和。而與人之氣相接。故其疾徐奮動。可以感於心。懽愉惻愴。可以察於聲。聲出於金石不能自和也。而工者和之。然抱其器。知其聲。節其廉肉。而調其律呂。如此者工之善也

今指其器以問於工曰。彼簨者簴者。堵而編。執而列者。何也。彼必曰鼗鼓鐘磬絲管干戚也。又語其聲以問之曰。彼清者濁者。剛而奮。柔而曼衍者。或在郊。或在廟堂之下而羅者。何也。彼必曰。八音五聲六代之曲。上者歌而下者舞也。其聲器名物皆可以數而對也。然至乎動盪血脈。流通精神。或使人可以喜可以悲。或歌或泣。不知手足鼓舞之所以然。問其何以感之者。則雖有善工。猶不知其所以然焉。蓋不可得而言也。

樂理非樂工所易知

H. H. MU CHINESE LIBRARY

此孔子所以有樂其可知之云也

樂與詩歌之本相通處歐公摹寫殆盡

樂之道深矣。故工之善者。必得於心。應於手。而不可述之言也。聽之善者。亦必得於心而會以意。而不可得而言也。堯舜之時。夔得之以和人神。舞百獸。三代春秋之際。師襄師曠州鳩之徒得之爲樂官。理國家。知興亡。周衰官失。樂器淪亡。散之河海。逾千百歲間。未聞有得之者。其天地人之和氣相接者。旣不得泄於金石。疑其遂獨鍾於人。故其人之得者。雖不可和於樂。尚能歌之爲詩。古者登歌清廟。太師掌之。而諸侯之

似歷代詩評

國亦各有詩以道其風土性情至於投壺饗射必使工歌以達其意而爲賓樂葢詩者樂之苗裔與漢之蘇李魏之曹劉得其正始宋齊而下得其浮淫流佚唐之時子昂李杜沈宋王維之徒或得其淳古淡泊之聲或得其舒和高暢之節而孟郊賈島之徒又得其悲愁鬱湮之氣由是而下得者時有而不純焉今聖俞亦得之然其體長於本人情狀風物英華雅正變態百出哆兮其似春淒兮其似秋使人讀之可以喜可

應工之善聽之善二段何等照應

結喻妙絕

以悲陶暢酣適不知手足之將鼓舞也斯固得之深者耶其感人之至所謂與樂同其苗裔者耶余嘗問詩於聖俞其聲律之高下文語之疵病可以指而告余也至其心之得者不可以言而告也余亦將以心得意會而未能至之者也聖俞久在洛中其詩亦往往人皆有之今將告歸余因求其藁而寫之然夫前所謂心之所得者如伯牙鼓琴子期聽之不相語而意相知也余今得聖俞之藁猶伯牙之琴絃乎

唐荆川曰全學退之送孟東野序

鍾伯敬曰知音之言

說學問思之功相因不離如此

見教不屬口耳

傳後

書洪範傳後

王安石

王某曰古之學者雖問以口而其傳以心雖聽以耳而其受以意故爲師者不煩而學者有得也孔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夫孔子豈敢愛其道鶩天下之學者而不使其蚤有知乎以謂其問之不切則其聽之不專其思之不深則其收之不固不專不固而可以入者口耳而已矣吾所以教者非

引經傳作証

特善其戶耳也。孔子沒。道日以衰熄。浸淫至於漢。而傳注之家作。爲師則有講而無應。爲弟子則有讀而無問。非不欲問也。以經之意爲盡於此矣。吾可無問而得也。豈特無問。又將無思。非不欲思也。以經之意爲盡於此矣吾可以無思而得也。夫如此。使其傳注者皆已善矣。固足以善學者之戶耳。而不足以害其心。况其有不善乎。宜其歷年以千數。而聖人之經卒於不明。而學者莫能資其言以施於世也。予悲夫洪範者。

從敎上體貼出問俱實際語

武王之所以虛心而問與箕子之所以悉意而言。爲傳注者汩之以至於今冥冥也。於是爲作傳以通其意。嗚呼。學者不知古之所以敎。而蔽於傳注之學也久矣。當其時欲其思之深。問之切。而後復焉。則吾將孰待而言邪。孔子曰。予欲無言。然未嘗無言也。其言也蓋有不得已焉。孟子則天下固以爲好辨。蓋邪說暴行作。而孔子之道幾於熄焉。孟子者。不如是。不足與有明也故孟子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夫予豈樂

反古之所以教。而重爲此譊譊哉。其亦不得已焉者也。

鍾伯敬曰。此荊公自立地位處。

雷萬春疑當作南霽雲

二公匀以國事爲重故無疑忌

先了他事却辨其誣

張中丞傳後序　　韓　愈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爲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爲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爲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爲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詞服於賊。遠誠畏死

以下皆補翰不及而發揮

一段解

破兩家之說明白痛快確是子長

爲二公解辨了不及本事

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
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轉出無救援）
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
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猶
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
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冷語感慨）
蒙愧恥求活。雖愚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遠之賢
而爲之耶。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文轉）
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二段解）

入腧有議論

當時必有議二公當去之大郡而守之不當守此小邑以自困者

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絶之其絶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尤罪之也）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

忽隹

其地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

據棄城者較守城忠邪判矣

二公功案與文不朽

如談天寶遺事

南霽雲異人宜表揚之

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已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

憤激明辨以瘖衆口

公自叙入生議論

凜凜生氣令人髮指

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爲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爲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甎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爲也公有

又轉出一事反詳于巡

前志其功業此述其問學

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遠事。嵩常在圍中。籍大曆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爲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遍。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爲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

張公慧力

前詳詳雷雲二人死狀此又補出張公死狀針線方密

於嵩亦不漏去

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
爲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
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
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誠陷賊
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生色）
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
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結案）
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爲兄
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

陽同楊

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爲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茅鹿門曰。通篇句字氣皆太史公髓。非昌黎本色。今書画家亦有效人而得其解者。此正見其無不可處。

鍾伯敬曰。李翰傳張巡。而昌黎惜其不及許遠雷萬春。名言哉。此公叙許遠萬而及南霽雲。連巡亦不放過。描寫英英之氣。烈烈之節。雄古蒼欝。當與四忠

並垂千古。

汪玄杓曰。以上專爲世之誚遠者訟而直之
以下纔并入張巡。並論及南霽雲求
救城陷本末。千古生色。

首揭孔子之道尊是從大形小是請客形主

由揚形孟子之尊

以孔孟形出荀子

讀荀子

韓愈

借景生情

始吾讀孟軻好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覇易覇也以爲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聖人之道不傳於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卽蘇秦張儀縱橫闔闢之流紛紛籍籍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於秦黃老於漢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揚雄氏而止耳及得

又轉上孔子見聖道無疵

以荀楊同疵結之到底請案件主

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而已。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歟。孟氏醇乎聖者也。荀與楊。大醇而小疵。

絕收轉蓬脚

暗○伏○小○疵○

評得却當

茅鹿門曰。昌黎病荀不醇。而末引孔子一轉。却安頓自家方好。

書後

讀李翺文

歐陽修

按貞元十一年五月戊辰。愈東歸。癸酉自潼關出。息于河之陰。時始去京師。有不遇時之歎。見行有籠白烏白鸜鵒而西者。號於道曰。某土之守某官。使使者進於天子。東西行者。皆避路莫敢正目焉。愈因爲賦以自悼。故篇內述之

百三叙讀其書處從原發流何等步驟而詞更春容盈雅精采襲人

予始讀翺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識其性當復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又讀與韓侍郎薦賢書。以爲翺特窮時憤世無薦己者。故丁寧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

以翺爲秦漢間好俠行義之一豪雋。亦善論人者也。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嘆。嘆巳。復讀不自休。恨翺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翺時。與翺上下其論也。況迺翺一時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無時爾。推是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若翺獨不然。其賦曰。衆囂囂而雜處兮。咸嘆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

特借韓愈以美翺

說盡時人之態豈但翺之時哉古今皆然

此語古今以爲名言

此一轉纔是公本色

說今人痛快

收拾在此結句

以天下取河北以爲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嘆老嗟卑之心。爲翺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然翺幸不生今時。見今之事。則憂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憂也。余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如翺憂者。又皆疏遠與翺無異。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言。不以爲狂人。則以爲病子。不怒則笑之矣。嗚呼。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歎也夫。

朱晦菴曰。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

仰揖讓。有執事之態。悲歌慷慨。有婉
世之思。

樓迂齋曰。文有離合。收拾在後面數語上。蓋
有感之言。

茅鹿門曰。歐公此篇。其結胎全在感當時事
上。歸重於憤世。必有指。豈公自謂耶。

鍾伯敬曰。歐陽子文以退之爲祖。加以姿態。
惟此篇所謂青出於藍者也。

一褒一貶

讀孟嘗君傳

王安石

史記秦昭王因孟嘗君欲殺之使人求解於王之幸姬姬欲得孟嘗君狐白裘時已獻于秦王客有能爲狗盜者入秦藏中盜以獻姬姬言于王釋之孟嘗君變姓名夜半至函谷關關法雞鳴方出客追至客有居下坐者能爲雞鳴於是羣雞皆鳴遂出關○謝疊山云筆力簡而健然一篇得意處只是擅齊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制秦尚取雞鳴狗盜之力哉王荊公先得乎此數句作此一篇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

好吞吐

一字千鈞

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雞鳴狗盜之力哉。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按以一時排難權變言之。西伯之賢。亦以寶貨美女脫羑里之囚。君子不以臨難苟免非之。然則雞鳴狗盜之客。謂之士固不可。謂之無功於孟嘗君亦不可。不然。孟嘗君且客死秦關。如懷王之不返矣。予嘗謂金虜之邀二帝也。當其時。使得雞鳴狗盜之力而用之。必能脫翠華宵遁。何至北轅哉。嗚呼。以宋養士之盛。坐視君難無奇策焉。則予於雞鳴狗盜之雄也何尤。

謝疊山曰。此篇立意。亦是祖述韓文公祭田

横墓文云。當嬴氏之失鹿。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不能脫夫子於劍芒。豈所寶之非賢。抑天命之有常。介甫蓋自此篇變化來。

黄人誇稱王韓二公黄州風氣自好

見賢人君子關于天下斯民之重

書韓魏公黄州詩後

蘇　軾

黄州山水清遠。風土厚善。其民寡求而不爭。其士靜而文。樸而不陋。雖閭巷小民知尊愛賢者。曰吾州雖遠小。然王元之韓魏公。嘗辱居焉。以誇於四方之人。元之自黄遷蘄州。沒於蘄。然世之稱元之者必曰黄州。而黄人亦曰吾元之也。魏公去黄四十餘年。而思之不忘。至以爲詩。夫賢人君子。天之所以遺斯民。天之所以共有。而黄人獨私以爲寵。豈其尊德樂道獨異於他邦

悉提此段下發明民所以不忘魏公處

以魏公非施德於黃而人思之則黃州儘知尊愛賢者

此處長公見本意

也歟。抑二公與此州之人有宿昔之契。不可知也。元之爲郡守。有德於民。民懷之不忘也固宜。魏公以家艱。從其兄居耳。民何自知之。詩云。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金錫圭璧之所在。瓦石艸木被其光澤矣。何必施於用。奉議郎孫賁公。素黃人也。而客於公。公知之深。蓋所謂教之書記者也。而軾亦公之門人。謫居於黃五年。治東坡步雪堂。蓋將老焉。則亦黃人也。於是相與摹公之詩而刻之石。以爲黃人無窮之思。而

吾二人者。亦庶幾記此以不忘乎。

袁元峰曰。黃人思王韓二公同。而二公爲德於黃異。書中却本二公並說破則魏公之碩德重望。聲所及者遠矣。

宋景濂曰。書黃人不忘魏公詩。却併及元之。葢魏公德業。元之氣節。皆長公所推重者。時長公謫在黃州五年矣。以黃人知尊愛賢者。必以不忘黃韓二公者思巳。竊自留意。

興酣處在浩浩落落四字

好照應

坡公詩云白酒釀成緣好客黃金散盡為收書正此

書東皐子傳後　　蘇軾

余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在予下者然喜人飲酒見客舉杯徐引則予胸中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適之味乃過於客閑居未嘗一日無客客至未嘗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無在予上者常以謂人之至樂莫若身無病而心無憂我則無是二者矣然人之有是者接於予前則予安得全其樂乎故所至當畜善藥有求者則與之而猶善釀酒以飲客或曰子無病

意

此物我同胞胸次非皆醉獨醒也

而多蓄藥不飲而多釀酒勞已以爲人何也予
笑曰病者得藥吾爲之體輕飲者困於酒吾爲
之酣適蓋專以自爲也東皐子待詔門下省日

陡接

給酒三升其弟靜問曰待詔樂乎曰待詔何所
樂但美醞三升殊可戀耳今嶺南法不禁酒予

道出自家事

旣得自釀日用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廣惠
循梅五太守間復以酒遺予略計其所獲殆過
於東皐子矣然東皐子自謂五斗先生則日給
三升救口不暇安能及客乎若予者乃日有二

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中矣東皐子與仲長子光游好養性服食預刻死日自爲墓誌予蓋友其人於千載或庶幾焉

楊石齋曰東皐日戀五斗刻期知死却有仙風道骨子瞻故友之於千載云

陸貞山曰長公性好飲然不能四五合已輝醉不辭謝而就臥鼻鼾如雷少焉蘇醒落筆如風雨至謫海外尤借酒自遣故此篇純道眞態

黃貞父曰。東坡若曰已不能飲而喜人飲。則與東皐子意趣未睽也。以此寄尚友之意。

鍾伯敬曰。一段大悲憫意。以歡喜心行之。自寫出大菩薩心行。

下面實有數事作証必先云爾方見步驟

此正養氣之說了此天下無難矣

書孟德傳後

蘇軾

子由書孟德事見寄。予既聞而異之。以為虎畏不懼己者。其理似可信。然世未有見虎而不懼者。則斯言之有無。終無所試之。然曩予聞忠萬雲安多虎。有婦人晝日置二小兒沙上而浣衣於水者。虎自山上馳來。婦人倉皇沈水避之。二小兒戲沙上自若。虎熟視久之。至以首觝觸。庶幾其一懼。而兒癡竟不知怪。虎亦卒去。意虎之食人。先被之以威。而不懼之人。威無所從施歟

妙妙

好結束

妙

有言虎不食醉人。必坐守之以俟其醒。俟其懼也。有人夜自外歸。見有物蹲其門。以為猪狗類也。以杖擊之。即逸去。至山下月明處。則虎也。是人非有以勝虎而氣已蓋之矣。使人之不懼。皆如嬰兒醉人與其未及知之時。則虎畏之無足怪者。故書其末以信子由之說

鄒東郭曰。操之於溪。遷太子。弒伏后。屠戮忠良。史謂其虎狼入室愚謂虎而翼矣。何不肆其搏噬之毒乎。

昌言故人文多規諷

甚狎甚恨甚喜俱粧點兩人相遇綢繆周至之情歷歷若畫

引

送石昌言爲北使引

蘇洵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此叙昌言相遇始末）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此言已方學）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此言其愛己）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日以壯大。乃（此言已復學）能感悟。摧折復學。又數年。遊京師。見昌言長安。

此與上察其意甚恨相照應

叙前後離合凡四轉

自起至此相遇始末下言北使事

相與勞問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爲文。中心自慚。又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爲天子出使萬里外彊悍不屈之虜。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爲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自有感也。大丈夫生不爲將。得爲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使還。爲我言曰。既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

（入北使事）（語壯）（撫上生下議論）（老泉平生意氣）

敎昌言勿爲虜所欺嚇詞寓規諷

況於夷狄四懼字結得盡

馳過。劒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

視道上馬跡。尚心掉不自禁。凡虜所以誇耀中 失詞

國者。多此類也。中國之人不測也。先露說大人則藐之一句

意。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爲狄夷笑。嗚呼。何

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健馬

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

無能爲也。此說冒頓欺漢而敗漢。以見今虜之誇耀爲無能爲。亦以敎昌言不爲所

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況於夷狄。應中國之人不測句。

請以爲贈。

失色 影下

呂東萊曰。王氏之文。如海外奇香。風水齧蝕巳千餘禩。樹質將盡。獨眞液凝結。斷然而猶存。愚謂老泉此作。足以當之。

楊宗器曰。此作叙與昌言相遇本末。而離合悲歡具見。末述彭任之言。似說開去。乃是欲敎昌言。其曰虜無能爲。又見其自負不小。立意旣高。文字復點倔頓挫而著古。眞巨手也。

鍾伯敬曰。議論曲盡。筆力頓挫。

譜以族名公之也而獨吾之親之詳與尊焉又似不公

此以下皆假設問答是譜之所以異人

族譜引

蘇洵

提綱　字源流

蘇氏族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於高陽。而蔓延於天下。唐神堯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於官。一子留於眉。眉之有蘇氏自此始。而譜不及者。

假設問答、學、穀、梁、文法

親盡也。親盡則曷爲不及。譜爲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者何也。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不書者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各之何也

許字尊字是作譜主意

推言無服之族其初皆原於一本之親所以作譜聯屬之

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為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於親親見於服服始於衰而至於緦麻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所與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至於塗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幸其未至

首擊尾應最
警省人處

於塗人也使其無至於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系之以詩曰

吾父之子今爲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寧數世之後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爲戚欣兄弟之情如足如手其能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楊升菴曰文至經傳文之至也此篇引似穀梁體詩似鶺鴒詩亦是老泉文之至

王鳳洲曰。此引前一段言作族譜之例。後一段言作族譜之意。蓋以勢言之。一人之身。未有不相視如塗人。而以吾譜之意言之。苟思爲一人之身。則雖分派疏遠。必不忍相殘害。以至不慶不弔。相似如塗人也。

茅鹿門曰。議論簡嚴。情事曲折。其氣格大略從公穀來。

卷之十七終

客情

唐宋八大家選卷之十八

竟陵伯敬鍾　惺評選

新安玄杓汪應魁刪訂

記

新修滕王閣記　韓　愈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臨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爲第一有瑰偉絶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爲序賦記等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于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陽便

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
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
州袁於南昌爲屬邑私喜幸自語以爲當得躬
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儻得
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
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爲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
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
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
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令

暗藏太原王公德政

修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巳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矣其歲九月人吏洽和公與監軍使燕於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爲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爲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爲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於此公烏得無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桷板檻之

到底不見

總從前總束

到底思見

腐黑撓折者蓋瓦級甎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後前人無廢後觀工既訖功公以衆飲而以書命愈曰子其爲我記之愈既以未得造觀爲歎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尚能爲公賦之

周匝

應轉

茅鹿門曰通篇不及滕王閣情事而止以生平感慨作波瀾婉而宕

古人何常不修祠

記

燕喜亭記　　韓愈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慧游。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丘荒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燔椔翳。却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窪者爲池而缺者爲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既成。愈請名之。其

窪音蛙

娭德字新亦爲已地

德容互贊奇變閒雅

釋文體更趣

轉出州民如講

丘曰娭德之丘。蔽於古而顯於今。有娭之道也。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會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

議論妙

迴藍田一帶景致弘中雖貶觀此當爲賞心娛目

從山水說入建功立業方收束

而莫直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入商洛涉淅湍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荊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郴踰嶺蝯狖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瑰詭之觀宜其於山水飫聞而厭見也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

奇偉

郴音彬

地位高

茅鹿門曰。淋漓指畫之態。是得記文正體。而結局處特高。歐公文大略有得於此。

鍾伯敬曰。記燕喜不說燕喜。而直就主弘中耳目所經。足跡所歷之山水。灑灑落落落敘去。到末結介貶而槪萷甚含王君取名之卉。

汪玄杓曰。其文之奇。散散落落。或如考工記。及莊子齊物論。

北河東公所自言爲一篇之案

序事與平淮西碑致

河南府同官記　　韓愈

永貞元年愈自陽山移江陵法曹參軍獲事河東公公嘗與其從事言建中初天子始紀年更元命官司舉貞觀開元之烈羣臣惕慄奉職命材登良不敢私違當時自齒朝之士而上以及下百執事官闕一人將補必取其良然而河南同時於天下稱多獨得將相五人故於府之參軍則得我公於河南主簿則得故相國范陽盧公於汜水主簿則得故相國今太子賓客滎陽

又一轉繞見烟波

鄭公於陸渾主簿則得相國今吏部侍郎天水趙公於登封主簿則得故吏部尚書東都留守吳郡顧公盧公去河南爲右補闕其後由尚書左丞至宰相鄭公去汜水爲監察御史佐山南軍其後由工部侍郎至宰相罷而又爲趙公去陸渾爲右拾遺其後由給事中爲宰相顧公去登封爲監察御史其後由京兆尹至吏部尚書東都留守我公去府爲長水尉其後由膳部郎中爲荊南節度行軍司馬遂爲節度使自工部

又轉入官業所評有斟酌不阿不隨而歸重於河東公

尚書至吏部尚書三相國之勞在史冊顧吏部
慎職小心於時有聲我公愿潔而沉密開亮而
卓偉行茂於宗事修於官嗣紹家烈不違其先
作帥南荆厥聞休顯武志旣揚文教亦熙登槐
贊元其慶且至故好語故事者以爲五公之始
迹也同其後進而偕大也亦同其稱名臣也又
同官職雖分而功德有巨細其有忠勞於國家
也同有若將同其後而先同其初也有聞而問
者於是焉書旣五年始立石刻其語河南府參

軍舍庭中。於時河東公爲左僕射宰相出藩大邦開府。漢南鄭公以工部尚書留守東都趙公以吏部尚書鎭江陵漢南地連七州戎士十萬。其官宰相也。留守之官居禁省中。歲時出旌旗序留司文武百官於宮城門外而衙之江陵故楚都也。戎士五萬。三公同時千里相望可謂盛矣。河東公名均。姓裴氏。

是記爲裴公設故一句收住

茅鹿門曰。煙波感慨甚曲折。

書記重任而節度使書記尤重須得其人

徐泗濠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

韓愈

書記之任亦難矣。元戎整齊三軍之士。統理所部之甿。以鎮守邦國。贊天子施教化。而又外與賓客四隣交。其朝覲聘問慰薦祭祀祈祝之文。與所部之政。三軍之號令升黜。凡文辭之事。皆出書記。非閎辨通敏兼人之才。莫宜居之。然皆元戎自辟。然後命於天子。苟其帥之不文。則其所辟或不當。亦其理宜也。南陽公自御史大夫

三公初掌書記而後皆顯

豪壽廬三州觀察使。授節移鎭徐州歷十一年。而掌書記者三人。其一人曰高陽許孟容。入仕於王朝。今爲尚書禮部郎中。其一人曰京兆杜兼。今爲尚書禮部員外郎觀察判官。其一人隴西李博。自前鄉貢進士授秘書省挍書郎。方爲之。南陽公文章稱天下。其所辟實所謂閎辨通敏兼人之才者也。後之人苟未知南陽公之文章。吾請觀於三君子。苟未知三君子之文章。吾請觀於南陽公。可知矣。蔚乎其相章。炳乎其相

南陽公之文章得三公而益顯三公之文章得南陽公愈彰

輝志同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飛也愈樂是賓主之相得也故請刻石以記之而陷置於壁間俾來者得以覽觀焉

茅鹿門曰雅致

言丞於縣事皆得問

又言丞於縣事皆不得問

言縣事有不理即問丞

言丞不得盡職

藍田縣丞廳壁記

韓愈

奇怪語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偪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雁鶩行以進平立睨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訾謷謷不省語也前漢聲謷謷說文云不省人也丞之設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

必唐故事有此

睨音詣

訾將此反

謷牛刀反

言崔公亦不得盡臣職

奇語

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長流也迤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於人斯立貞元四年進士六年中博學宏詞再進而屈於人也唐人試宏詞者甚少如貞元九年僅三十二人而已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為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噤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枿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為之丞廳故有記壞漏汙不可讀斯立易桷與瓦墁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

迤音移　噤音今　枿五割反

文字不排

牆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挺從木。說文一枚也水瀌瀌循除鳴。斯立痛掃溉。對樹二松。日哦其間。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記。

瀌音鑣 國水 裂也

唐荊川曰此但說斯立不得盡職更不說起記壁之意亦變體也

茅鹿門曰憤當世之丞不得盡其職故借壁記以點綴之而詞氣多澹宕奇詭

鍾伯敬曰記縣丞而不徒叙才能乃凌空從

令簿相逼寫出一番光景後方露出
廳壁而未結以務公法律致趣俱勝

看他陡然起句句別

騎字起九十中又插一人起句種種奇

騎字畢又出甲冑連之

畫記

韓愈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靮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

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脫
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
形容如目擊
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
又例一句
者四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
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
結上人數不爽
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爲人
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馬大者九匹
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者
此出馬
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齕者飲

用者字凡三十如易如考工如莊子

結上馬數

人馬雜物亦作三疊文

結做不了法

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
者怒相踶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
載狐兎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爲馬小大八十
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一頭橐駝三頭
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兎麋
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
楯弓服矢房甲胄之屬缾盂簦笠筐筥錡釜飲
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
曲極其妙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

落手自有緣

趙侍御如逢故人而已惜屬之他人矣

言及覺沓沓於懷

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與余彈棊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爲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蔡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模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事而模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閑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爲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

不忘情處是文之綿密

不能爲巳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鍾伯敬曰妙處在物數麗褋而銓次特悉於其記可以知其畫之絕世矣

汪玄杓曰昔人云詩中有畫畫中有詩昌黎此記直是畫中畫也其篇中騎字立字人字如坐睡脫足寒附火挹且注是人中畫也如數者字與痒磨樹怒

相嚮。是馬中畫也。如雜叙馬物鋪設等。是器皿中畫也。葢文以成畫。又以畫成文者耶。

序池之景物雖神筆不能畫至於人與地交贊語則意超形外矣

序景之奇處

潭州東池戴氏堂記　　、柳宗元

弘農公刺潭三年。楊憑號州弘農人。貞元十八年爲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因東泉爲池。環之九里。丘陵林麓距其涯。坻島坻音遲與坻同洲渚交其中。其岸之突而出者。水縈之若玦焉。池之勝於是爲最。公曰。是非離世樂道者不宜有此。卒授賓客之選者譙國戴氏曰簡。爲堂而居之。堂成而勝益奇。望之若連艫縻艦。戰船與波上下。就之顛倒萬物。遼廓眇忽。樹之松柏杉櫧。被之菱芡芙蕖。鬱然而陰。粲然而榮。凡觀望浮

以上序景以下序人

言地以人勝人以地勝凡所叫不特爲遊觀之美

以宴遊休息之所爲進德

游之美專於戴氏矣戴氏嘗以文行累爲連率所賓禮貢之澤宮而志不願仕與人交取其退讓受諸侯之寵不以自大其離世歟（應前離世）好孔氏書旁具莊文（莊子文中子）莫不總統以至虛爲極得受益之道其樂道歟（應前樂道）賢者之舉也必以類當弘農公之選而專茲地之勝豈易而得哉地雖勝得人焉而居之則山若增而高水若闊而廣堂不待飾而已奐矣戴氏以泉池爲宅居以雲物爲朋徒攄幽發粹日與之娛則行宜益高文宜益

率帥同

攄抽居反

修業之資令人心開

二句收拾一篇之意然必增刺潭德政方有味

峻。道宜益懋。交相贊者也。既碩其內。又揚於時。吾懼其離世之志不果矣。君子謂弘農公。刺潭（尚期其爲世用）得其政。爲東池得其勝。授之得其人。豈非動而時中者歟。於戴氏堂也。見公之德。不可以不記。

樓迂齋曰。此文脉絡相生。節奏相應。如引繩貫珠。循環無端。如常山蛇。首動尾應。如纍九層臺。一級高一級。池因堂而勝。堂因人而勝。戴氏又因子厚之文益勝矣。

王守溪曰。篇中既要贊楊弘農。又要贊揚戴氏。說弘農處不漏了戴氏。說戴氏處不漏了弘農。布置何其密也。

唐荊川曰。周匝曲折渾成。此柳文之佳者。

孫月峰曰。文致極澹而濃。極密而疎。美矣。

天然形勢天然句法可稱兩絕

邕州馬退山茅亭記　柳宗元

冬十月作新亭於馬退山之陽因高丘之阻以面勢無欂櫨節棁之華（欂柱也櫨柱上栟也節栭上棁首棁梁上棁）不斲椽不翦茨不列墻以白雲爲藩籬碧山爲屏風昭其儉也是山崒然起於莽蒼之中（莊子注莽蒼草野之色）馳奔雲矗亘數十百里尾蟠荒陬（陬隅也）首注大溪諸山來朝勢若星拱蒼翠詭狀綺綰繡錯蓋天鍾秀於是不限於遐裔也然以壤接荒服俗參夷徼周王之馬迹不至（左傳周穆王周行天下將

崒音測　莽上聲　矗音觸　徼音叫

先安頓此數句，方見游不廢業，此記中大關係處。

直寫浴沂風雩氣象。至手揮絲桐，目送還雲，則奇絕矣。

皆必有車轍馬跡焉。謝公之履齒不及。履，一本作屐。謝靈運事。巖徑蕭條，登探者以為嘆。歲在辛卯，我仲兄子厚仲兄柳寬字存諒。以方牧之命，試於是邦。夫其德及，故信孚；信孚，故人和；人和，故政多暇。由是嘗徘徊北山，以寄勝槩。迺塈迺塗，塈，仰塗也。作我攸宇，於是不崇朝而木工告成。每風止雨收，烟霞澄鮮，輒角巾鹿裘，率昆弟友生冠者五六人，步山極而登焉。極，山巔也。於是手揮絲桐，目送還雲，西山爽氣，在我襟袖，以極萬類，攬不盈掌。夫美不自美，因人而

塈，其氣切。

欲追踪蘭亭記而雄深簡淡足以當之

彰。蘭亭也不遭右軍王羲之則清湍脩竹。蕪沒於空山矣。是亭也。僻介閩嶺。佳境罕到。不書所作使盛跡鬱堙。是貽林間之媿。故志之。

唐荆川曰。柳子厚茅亭記。發穠纖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當爲子厚諸記中第一。

茅鹿門曰。興致摹寫。足稱山水。

鍾伯敬曰。按子厚漁父詞云。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燃楚竹。烟銷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東坡稱其以奇

趣爲宗。反常合道爲趣。看來此記亦不減此詩風味。

汪玄杓曰。善鋪叙善敎點。遂成一篇好文字。到末愈覺精神。

發端數語大類莊子胠篋篇

叙昔日之荒穢

叙韋公之開闢

永州新堂記 一本州字下有韋使君三字

柳宗元

將爲穹谷嵁巖（嵁高也 巖高貌）淵池於郊邑中則必輦山石溝澗壑凌絶嶮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爲也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不用人力）其天爲之所難今於是乎在永州實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環山爲城有石焉翳於奧草有泉焉伏於土塗虵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號爲穢墟韋公之來旣踰月理甚無事望其地且異之始命芟其

虵虺音蛇毀

極力摹寫何等氣象

意寓箴規無中生有

蕪行共塗積之丘如𪈼之瀏如既焚既釃奇勢迭出清濁辯質美惡異位視其植則清秀敷舒視其蓄則溶漾紆餘怪石森然周於四隅或列狀之或跪或立或仆竅穴透邃堆阜突怒乃作棟宇詳以爲觀游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效伎於堂如畫廡之下外之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間厠隱顯邇延野綠遠混天碧咸會於譙門之內按譙門之內一本作外譙門謂門上爲高樓以望也樓一名譙故爲美麗之樓爲麗譙已乃延客入觀繼以宴娛或贊且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

小題目說出大道理眞可爲法

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釋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曉夫然則是堂也豈獨草木土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之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壁編以爲二千石楷法

文經緯

鍾伯敬曰敘永州新堂以舊爲荒穢之區起下意見韋公能新是堂於政理之暇

所以有功。

汪玄杓曰。子厚敘荒蕪處。便似令荒蕪境界。敘修潔處。便似令修潔境界。此記可謂文中有畫。其詭譎變幻。千態萬狀。筆端有神。

狀山石之奇宕盡小丘之巨觀記與丘千古生色

問其主問其價二意似覺淺淺然子厚備述到此最

鈷鉧潭西小丘記

柳宗元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鈷（鈷音古）鉧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而一本作之）爲魚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爲奇狀者殆不可數其嶔然相累而下（嶔音欽累力追切）者（嶔山險也）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於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己時同遊

有斟酌

由其中以望二段只在眼前說景象何等雅麗

說山川有不遇處其謫居之情況可見

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剷刈穢草。剷，剗平也。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効茲丘之下。枕席而卧。則清冷之狀與目謀。瀯瀯之聲與耳謀。瀯，水回也。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丘之勝。致之灃鎬鄠杜。鄠，漢上林苑地。則貴遊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

轉更新

忽寓

剷音產　瀯音營　灃音豐　鄠音戶

喜字與上喜字應

結得閑雅

感慨

是州也。農夫漁夫過而陋之。賈四百。（賈，即價字。）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己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丘之遭也。

信乎此丘之遇也

林茂貞曰。詳讀此記。其地景物之美。其人與趣之佳。交可見也。

楊升菴曰。石死物也。得柳子之文若頓生活。

鍾伯敬曰。公之好奇。如貪夫之籠百貨。而其文亦變幻百出。

出口有致

如畫

入巳事

又曲摹潭致

鈷鉧潭記

柳宗元

鈷鉧潭在西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貿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潨然尤與中秋觀

潨音叢水會處

月爲宴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鍾伯敬曰點綴小景。遂成大觀。

○按鉧疑作⿰金莽孜正韻篇海並無鉧字惟⿰金莽音姥玉篇云釜也正韻云鈷⿰金莽溫器想潭如釜形或溫泉故云鈷⿰金莽鉧字相沿之誤也

薛存義刺史道州政蹟可紀

薛君自傲象之罪而毀其祠快心

道州毀鼻亭神記 一本毀作斥字

柳宗元

鼻亭神。象祠也。不知何自始立。因而勿除。完而恒新。相傳且千歲。元和九年。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州。除穢革邪。敷和于下。州之罷人。去亂卽治。變呻爲謠。若痿而起。若矇而瞭。騰踴相視。讙愛克順。旣底於理。公乃考民風。披地圖。得是祠。駭曰。象之道。以爲子則傲。以爲弟則賊。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實理。以惡德而專世祀。殆非化吾人之意哉。命亟去之。於是撤其屋。墟其地

以孝弟代俗則象祠當不容立

則民誦薛君之德政

沉其主於江。公又懼楚俗之尚鬼而難諭也。乃遍告于人曰。吾聞鬼神不歆非類。又曰。淫祀無福。凡天子命刺史於下。非以專土疆督貨賄而已也。蓋將教孝悌。去奇邪。俾斯人敦忠睦友。祗肅信讓以順於道。吾之斥是祠也。以明教也。茍離於正。雖千載之違。吾得而更之。況今茲乎。茍有不善。雖異代之鬼。吾得而攘之。況斯人乎。州民既諭。相與歌曰。我有耇老。公燠其肌。我有病癃。公起其羸。髫童之嚚。公實智之。鰥孤孔艱。公

收上結束

實遂之。孰尊惡德。遠矣自古。孰羨淫昏。俾我斯瞽。千歲之冥。公闢其戶。我子洎孫。延世有慕。宗元時謫永州。適公之邦。聞其歌詩。以爲古道罕用。賴公而存。斥一祠而二教興焉。明罰行於鬼神。愷悌達於蠻夷。不惟禁淫祀。黜非類而已。願爲記以刻山石。俾知教之首。

鍾伯敬曰。文甚明暢。讀王陽明記象廟。又爽然自失矣。

汪玄杓曰。象何以祠。意者其蒸蒸乂。不格姦

之後。不復如前日之惡歟。象改行則可祠。而教民孝弟則可毀。而歸政薛公處。又有起伏照應爲佳。

零陵郡復乳穴記

柳宗元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産焉。于連于韶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題作零陵郡。乃永州。唐連州連山郡貢鍾乳。未嘗出永州。以年考之。元和四年永州刺史崔簡。連州刺史乃崔君敏。一太守之姓同。故題亦因而差耳。以貢則買諸他郡。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雜然謠曰。甿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爲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耶。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徙吾

民恐如前刺史之貪無厭

也

役徒苦而直無從取故爲新刺史言之

非廕刺史爲祥乳實災耳

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紿焉。（紿，徒亥切，欺也。）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潔。先賴而後力。欺誣屏息。信順休洽。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氷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由而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而乃誠吾告故也。何祥之爲。士聞之曰。諠者之祥也。乃其所爲惟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眞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

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其有。斯其爲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鍾伯敬曰。敘事奇、而束處更奇。

勝景未闢三亭未建山靈有待也

歷敘薛君德政

零陵三亭記　　柳宗元

邑之有觀游或者以為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恒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縣東有山麓泉出石中沮洳汚塗（沮洳漸溼）也群畜食焉墻藩以蔽之為縣者積數十人莫知發視河東薛存義以吏能聞荊楚間潭部舉之（潭部謂河南觀察使）假湘源令會零陵政龎賦擾民訟於牧推能濟弊來涖茲邑遁逃復還愁痛笑歌

此序作亭之由

以下序景物

逋租匿役朞月辯理宿蠹藏奸披露首服民旣卒稅相與歡歸道塗迎賀里閭門不施胥吏之席耳不聞鼙鼓之召周禮以鼙鼓一役事雞豚糗醑糗丘九許救二切熬米麥也醑思呂切漉酒也得及宗族州牧尚焉旁邑倣焉然而未嘗以劇自撓山水鳥魚之樂澹然自若也乃發墻藩驅羣畜決疏沮洳搜剔山麓萬石如林積坳爲池坳於交切爰有嘉木美卉垂水藂峰巃嵸蕭條清風自生翠烟自留不植而遂魚樂廣閑鳥慕靜深別孕巢穴沉浮嘯萃不蓄而

應前君子必有游息之物二句

既以游觀爲政而終又寓規戒

富伐木墜紅流於邑門陶土以埴亦在署側人無勞力土得以利乃作三亭陟降晦明高者冠山顛下者俯清池更衣膳饔列置備具賓以燕好旅以館舍高明游息之道具於是邑由薛爲首在昔裨諶謀野而獲左襄三十一年鄭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宓子彈琴而理宓子賤亂慮滯志無所容入則夫觀游者果爲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出於是歟及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既乎余愛其

始而欲久其道。乃撰其事以書於石。薛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

鍾伯敬曰。撈籠勝槩。却又別出一見解。

汪玄杓曰。言政成事理之暇。作亭以爲游息。則作亭爲正務。而不爲燕樂之地矣。

起首本史記西南夷傳首一段來

從空而下

游黃溪記

柳宗元

北之晉西適豳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於浯溪西至於湘之源南至於瀧泉東至於黃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距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牆立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爲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麗殆

魚鳥點綴如畫

以上次山水以下始及黃神本末

不可狀。其略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即焉。黛蓄膏渟。來若白虹。沉沉無聲。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頦頷齗齶。其下大石離列。可坐飲。石有鳥。赤首烏翼。大如鵠。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爲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既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

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黃與王聲相邇。而又有本。其所以傳言者益驗。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爲有道。死乃俎豆之。爲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既歸爲記。以啓後之好游者。

鍾伯敬曰。柳之胸中。富於丘壑。故其記亭池山水。更奇而致。

汪玄杓曰。永州柳州。大較五嶺以南。多名山削壁。清泉怪石。而子厚以文雋傑。與

之相遭。蓋非子厚之困且久。不能以搜巖穴之怪。非巖穴之怪且幽。無以發子厚之文。

目頭

此政似子虛賦

袁家渴記

柳宗元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鈷鉧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奇處也。楚越之間。方言渭水之反流者爲渴。音若衣褐之褐。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厠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石上生青叢

可駭可眈不忍舍去

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柟石楠楩櫧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轇轕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衆草。紛紅駭緑。蓊葧香氣。衝濤旋瀨。退貯谿谷。搖颺葳蕤。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永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鍾伯敬曰。嚴峻蒼鬱。

汪玄杓曰。景奇。典亦奇。

二字爲案奇

奧之宜正見適處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柳宗元

游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奧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凌阻峭。出幽鬱。寥廓悠長。則於曠宜。抵丘垤。伏灌莽。迫遽廻合。則於奧宜。因其曠。雖增以崇臺延閣。廻環日星。臨瞰風雨。不可病其敞也。因其奧。雖增以茂樹藂石。穹若洞谷。蓊若林麓。不可病其邃也。今所謂東丘者。奧之宜者也。其始龕之外棄地。余得而合焉。以屬於堂之北垂。凡坳窪坻岸之狀。無廢其故。屏以密竹。聯以曲

提得醒且不費力　平鋪自在　曠奧之宜　論了便健舉

梁桂檜松杉楩柟之植。凡三百本。嘉卉美石。又經緯之。俛入綠縟。幽蔭薈蔚。步武錯迕。不知所出。溫風不爍。清氣自至。水亭陋室。曲有奧趣。然而至焉者。往往以邃為病。噫。龍興。永之佳寺也。登高殿可以望南極。闢大門可以瞰湘流。若是其曠也。而於是小丘。又將披而攘之。則吾所謂游有二者。無乃闕焉而喪其地之宜乎。丘之幽幽。可以處休。丘之窅窅。可以觀妙。溽暑頓去。茲丘之下。太和不遷。茲丘之巔。奧乎茲丘。孰從吾

游。余無召公之德。懼翦伐之及也。故書以祈後君子。

鍾伯敬曰。曠與二字。爲案亦奇。

信天巧非由智力所辦

詭說有無以相騁

小石城山記　　柳宗元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為睥睨梁欐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為誠有。又怪其不為之

暗影自家

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技
是故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
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
爲偉人而獨爲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

不了語讀之有餘音

二者余未信之

茅鹿門曰借石之瑰瑋以吐胸中之氣

汪玄杓曰石城山天巧也乃不在中華而在
夷狄子厚文豪也乃不掌絲綸而謫
永州何所遇之同也讀者同一恨事

聯如貫珠

挑剔題中始得二字

此句正見始得與末句相應

始得西山宴遊記

柳宗元

自余爲僇人居是川恒惴慄其隟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廻谿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卧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

奇致異趣領畧之下神飛

末收前始首尾相應

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爲類悠悠乎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頹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爲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鍾伯敬曰。神色酣鬯。

汪玄杓曰。公之探奇。所向若神助。

欣幸中敘出悲慨來相跌宕

仁宗御飛白記　歐陽修

治平四年夏五月。余將赴亳。假道於汝陰。因得閱書於子履之室。而雲章爛然。輝映日月。爲之正冠肅容。再拜而後敢仰視。蓋仁宗皇帝之御飛白也。曰。此寶文閣之所藏也。胡爲於子之室乎。子履曰。曩者天子宴從臣於羣玉。而賜以飛白。余幸得與賜焉。予窮於世久矣。少不悅於時人。流離竄斥。十有餘年。而得不老死江湖之上者。蓋以遭時清明。天子嚮學。樂育天下之材。而

須如此方見得人臣遭逢

不遺一介之賤使得與羣賢並遊於儒學之館而天下無事歲時豐登民物安樂天子優游清閒不邇聲色方與羣臣從容於翰墨之娛而余於斯時竊獲此賜非惟一介之臣之榮遇亦朝廷一時之盛事也子其為我志之余曰仁宗之德澤涵濡於萬物者四十餘年雖田夫野老之無知猶能悲歌思慕於瓏畝之間而況儒臣學士得望清光蒙恩寵登金門而上玉堂者乎於是相與泫然流涕而書之夫玉韞石而珠藏淵

其光氣常見於外也。故山輝而白虹。水變而五色者。至寶之所在也。今賜書之藏於子室也。吾知將有望氣者言榮光起而燭天者必賜書之所在也。

鍾伯敬曰。文不用意處。都有一片渾雄冲澹

精神。

吉州學記

歐陽修

朝廷詳議以立學校爲首務得大綱

慶曆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坐而書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頓首。言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所欲爲。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吏課。舉賢才。其明年三月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

王政之本是立學之旨

治事歸功李侯亦見庶民之義

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爲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爲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巳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

此三代立學光景

二萬二千工。而人不以爲勞。其良材堅麗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爲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閎耀。而人不以爲侈。既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於吉。而濫官於朝。進不能贊揚天子之盛美。退不得與諸生揖讓乎其中。然予聞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於善。其勉於人者勤。其入於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須遲久之功。至於禮讓與行。而風

此以下須經世之士纔念及此

歸到學上

俗純美。然後爲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於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毋廢慢天子之詔。而怠以中止。幸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爲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耆老。席於衆賓之後。聽鄉學之歌。飲獻

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於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唐荊川曰典刑之文

[seal]

唐宋八大家選卷之十八

唐宋八大家選卷之十九

竟陵伯敬鍾　惺評選

新安玄杓汪應魁刪訂

記

晝錦堂記

、歐陽修

首把榮字立案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此四句乃一篇大意 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道

暗以蘇秦朱買臣事影出晝錦最工

本蘇秦傳中

來摹寫世態

只此兩句收拾前面許多意思以入題目

先敘及此絕見公能不以富貴爲榮

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並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衛國公則不然。（韓魏公琦。相州人。初封魏國公。至和中。公以武康軍節度。來知相州。歸故鄉也。）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爲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

公立朝事業頗多得此轉方襯韓公素志立一地位急

志字凡三見見公之志不在榮也

爲韓公解釋之意至此愈見

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牙者車輪輞牙也纛者車上羽葆幢也不足爲公榮桓圭袞裳桓圭三公所執袞裳三公所服不足爲公貴惟德一轉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榮一鄉哉公在志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晝錦之堂於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讐矜名譽爲可薄蓋不以昔日所夸者爲榮而以爲戒於此

上只言魏公志不在富貴而在功德此此處正言其功德之實

收以榮字結

見公之視富貴爲何如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平也）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意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鼎周禮注宗廟祭器上書虎蜼二尊也所以盛鬱鬯者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三代時人臣有功德必銘於彝鼎所以酢功）而被絃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爲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茅鹿門曰冶女之文令人悅眼而最得體處
在安頓衛國公上○以史遷之煙波
行宋人之格調
鍾伯敬曰晝錦題本一俗見而歐陽公却于
中尋出第一層議論發明古之文章
家地步如此
汪玄杓曰歐文毎苦急迫獨此篇從容自在

子春有政績如是宜人之樂于趨事赴功也

許氏南園記

歐陽修

高陽許君子春。治其海陵郊居之南爲小園。作某亭某堂於其間。許君爲江浙荆淮制置發運使。其所領六路七十六州之廣。凡賦歛之多少。山川之遠近。舟楫之往來。均節轉徙。視江湖數千里之外。如運諸其掌。能使人樂爲而事集。當國家用兵之後。修前人久廢之職。補京師匱乏之供。爲之六年。厥績大著。自國子博士遷主客員外郎。由判官爲副使。夫理繁而得其要則簡

子春孝弟處極力摹寫

簡則易行而不違惟簡與易然後其力不勞而有餘夫以制置七十六州之有餘治數畝之地爲園誠不足施其智而於君之事亦不足書君之美衆矣予特書其一節可以示海陵之人者君本歙人世有孝德其先君司封喪其父母事其兄如父戒其妻事其嫂如姑衣雖弊兄未易衣不敢易食雖具兄未食不敢先食司封之亡一子當得官其兄弟相讓久之諸兄卒以讓君君今遂顯于朝以大其門君撫兄弟諸子猶己

結一句以承上生下

子。歲當上計京師。而弟之子病。君留不忍去。其子亦不忍捨君而留。遂以俱行。君素清貧。罄其家貲。走四方以求醫。而藥必親調。飲食必親視。至其矢溲亦親候其時節。顏色所疾。如可理則喜。或變動逆節。則憂戚之色不自勝。其子卒。君哭泣悲哀。行路之人皆嗟歎嗚呼。予見許氏孝悌著於三世矣。此海陵之人過其園者。望其竹樹。登其臺榭。思其宗族。少長相從。愉愉而樂於此也。愛其人。化其善。自一家而刑一鄉。由一鄉

帶入花木禽鳥纔于園有結束

進步却好

而推之無遠邇使許氏之子孫世久而愈篤則不獨化及其人將見其園間之草木有駢枝而連理也禽鳥之翔集於其間者不爭巢而棲不擇子而哺也嗚呼事患不爲與夫怠而止爾惟力行而不怠以止然後知予言之可信也

汪玄杓曰爲南園記而特本其世孝一節立論此其文章一地位可法處

首叙邑里整飭

李秀才東園亭記　　歐陽修

修友李公佐有亭在其居之東園。今年春以書抵洛。命修誌之。李氏世家隨。隨春秋時稱漢東大國。魯桓之後。楚始盛。隨近之。常與爲鬬國。相勝敗。然怪其山川土地。既無高深壯厚之勢。封域之廣。與鄖蓼相介。纔一二百里。非有古彊諸侯制度。而爲大國。何也。其春秋世未嘗通中國盟會朝聘。僖二年。方見於經。以伐見書。哀之元年。始約列諸侯一會而罷。其後乃希見。僻居荆

見地處荒僻未有人物之勝

敘治圃時嬉戲之態如畫

夷蓋於蒲騷鄖蓼小國之間特大而已故於今雖名藩鎮而實下州山澤之產無美材土地之貢無上物朝廷達官大人自閩陬嶺徼出而顯者往往皆是而隨近在天子千里內幾一百年間未出一士豈其痺貧薄陋自古然也予少以江南就食居之能道其風土地既瘠枯民給生不舒愉雖豐年大族厚聚之家未嘗有樹林池沼之樂以爲歲時休暇之嬉獨城南李氏爲著姓家多藏書訓子孫以學予爲童子與李氏諸

應兒戲一段如談家常事趣致翩翩

兒戲其家。見李氏方治東園。往來美草。一一手植。周視封樹。日日去來園間甚勤。李氏壽終。公佐嗣家。又構亭其間。益修先人之所爲。予亦壯。不復至其家。已而去客漢沔。遊京師。久而乃歸。復行城南。公佐引予登亭。周尋童子時所見。則樹之孽者抱。昔之抱者枿。草之茁者叢。荄之甲者今果矣。問其遊兒。則有子如予童子之歲矣。相與逆數昔時。則於今七閏矣。然忽忽如前日事。因歎嗟徘徊不能去。噫。予方仕宦奔走。不知

枿同孽

今昔之感若喜若悲恍遇故知

再至城南登此亭。復幾閏。幸而再至。則東園之物又幾變也。計亭之梁木其蠹。瓦甓其溜。石物其泐乎。隨雖陋。非予鄉。然予之長也。豈能忘情於隨哉。公佐好學有行。鄉里推之。與予友。

孫月峰曰。此文直說下去。入題處不用收拾

爲人作一園亭記。直從郡國說起。是何等布置

茅鹿門曰。先本之以風土之瘠。繼之以登遊之舊。以感園亭之興廢

鍾伯敬曰。中間插入一段。前後無緊關議論。

蓋只要說得中自家一段意思，明白

此篇與梅聖俞孫子註序。及穀城學

記文同。

歐公此記初藁說滁州四面有山凡數十字後改定只曰環滁皆山也五字而已

醉翁亭記

歐陽修

環滁（地名在淮東永叔時爲守）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瑯琊也。（瑯琊山在清流縣。○此一截說山。）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兩峰之間者。釀泉也。（此一截說水。）峰回路轉。有亭翼然臨於泉上者。醉翁亭也。（此一截說亭）作亭者誰。山之僧曰智仙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此一截說作亭名亭之由。）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

堪描

堪描

潺音戔潺湲水聲

羅景綸與范旂叟論醉翁是風月太守醉翁亭記是一篇風月文章

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此一截說樂在山水。與前相應。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此一節說朝暮四時景象。前開說。後總說。歸於樂處。

以下說遊

至於負者歌於塗。行者休於樹。前者呼。後者應。傴僂音區呂提攜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此一截說滁人同樂於此亭意。

以下說宴

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

總結上來

到末方說出姓名法詩侯

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弈者勝觥籌交錯觥音公酒爵也韓公祭張員外文不存令章罰籌觥唐人會飲違酒令者以籌記罰坐起而諠譁者衆賓歡也蒼老也顏白髮頹然乎其中者太守醉也此一節說太守與衆賓同遊而醉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生下然而應上〇三段有收拾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此一截說太守所樂之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

誰在矣張仲孝友之句

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

焦弱侯曰。歐公此記。非獨句句合體。且是和平深厚。得文章正氣。

鍾伯敬曰。格調奇甚。似賦非賦。似排非排。似散文非散文。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汪玄杓曰。文中之畫。○昔人讀此文謂如遊幽泉邃石。入一層。纔息一層。路不窮興亦不窮。讀已令人神骨翛然長往

矣。此是文章中洞天也。

借事發感慨歐陽公本色

豐樂亭記

歐陽修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則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爲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此一節述滁之景以爲亭。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昔日我宋太藝祖皇帝○便歸功於平定之主也嘗以舟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

敘太祖平滁之功至此雄偉壯裂而敦厚悠揚令人一唱三歎

對景懷古氣象悠然

外生捉二將於滁東門之外。前日之滁州如此。所謂用武之地也。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此第三節。論聖宋平定之已久。自唐失其政。自李唐時失其政事。海內分裂五代割據。豪傑並起而爭謂後梁朱溫。後唐李存勗。後晉石敬唐。後漢劉知遠。後周郭威。與夫劉守光在燕。錢鏐在吳越。王審知在閩。如南唐北漢並起而爭雄。所在爲敵國。何可勝數。及宋受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向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剗治削平。消磨殆盡。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則

掇幽芳寫春景蔭喬木寫夏景風霜寫秋景氷雪寫冬景止兩句括盡四景

遺老盡矣。今滁介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於百年之深也。此第四節。論民生豐樂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氷雪。刻露清秀。峭刻星露。清爽秀麗。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而喜與予游也。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

到未說出此意把作亭之意說得何等員活蓋在收煞處看精神也

知所以安其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以上第五節。論作亭表豐年之時。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同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此第六節。論宣德意同民樂所以名亭之意。

林葭貞曰。此篇專歸功于上之功德。第一節先敘滁之景以爲亭。第二節論滁爲干戈用武之地。第三節論聖宋平定之事。第四節論民生豐樂皆上之功德。第五節論爲滁人立亭共享豐年

之樂。第六節論宣上意以與民同樂

所以名亭。

鍾伯敬曰。語平淡而意味長。昔人謂畫出太

平氣象。良是。

先藏廢營兩字如此後面前日之蒼煙白露云云正是洗發此意寫出勝景情趣悠然

眞州東園記

歐陽修

眞爲州。當東南之水會。故爲江淮兩浙荆湖發運使之治所。龍圖閣直學士施君正臣。侍御史許君子春之爲使也。得監察御史裏行馬君仲塗爲其判官。三人者。樂其相得之懽。而因其暇日。得州之監軍廢營以作東園。而日往遊焉。歲秋八月。子春以其職事走京師。圖其所謂東園者。來以示予曰。園之廣百畝。而流水橫其前。清池浸其右。高臺起其北。臺吾望以拂雲之亭。池

賈山過秦論下慨後世此記追想前日俱見情意

吾俯以澄虛之閣。水。吾泛以畫舫之舟。敞其中以爲清讌之堂。闢其後以爲射賓之圃。芙蓉芰荷之的歷。幽蘭白芷之芬芳。與夫佳花美木。列植而交陰。此前日之蒼煙白露而荆棘也。高甍巨桷。甍音萌。梁棟上所以承瓦水光日景。動搖而下上。其寬閑深靚。音淨飾也。可以答遠響而生清風。此前日之頹垣斷塹而荒墟也。嘉時令節。州人士女。嘯歌而管絃。此前日之晦冥風雨鼪鼯鳥獸之嗥音也。嗥音豪。嗥包也。吾於是信有力焉。凡圖之所載。蓋其

此又於圖外生光景妙處全在工之不能畫者吾亦不能言也一句

前段以辭勝此段以意勝

前段文勢全賴此段撑住

一二之畧也。若乃升於高以望江山之遠近，嬉於水而逐魚鳥之浮沉，其物象意趣，登臨之樂，覽者各自得焉。凡工之所不能畫者，吾亦不能言也。其爲我書其大槩焉。又曰：眞天下之衝也，四方之賔客往來者，吾與之共樂於此，豈獨私我三人者哉。然而池臺日益以新，草樹日益以茂，四方之士無日而不來，而吾三人者有時而皆去也，豈不眷眷於是哉。不爲之記，則後孰知其自吾三人者始也。予以謂三君子之材賢足

叙所以作記之意

入感慨

如此法東方是

末說出大根節處方於共樂意思有主張不然以前全不道及爲民事却幾於浪遊了

以相濟。而又協於其職。知所後先。使上下給足。而東南六路之人。無辛苦愁怨之聲。然後休其餘閒。又與四方之賢士大夫共樂於此。是皆可嘉也。乃爲之書。廬陵歐陽修記。

唐荆川曰。天運人事。盛衰興廢。理數自然。湊虛臺記。因盛而逆料其衰。東園記。因興而追憶其廢。俯仰之間。同一感慨而文字變化。各極其趣。

茅鹿門曰有畫意。

冠以天子冒頭便大

虛虛揭起二段下意包盡

有美堂記

歐陽脩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於杭。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爲杭人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爲之言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閒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

盛麗。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為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為東南奇偉秀絕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眾。為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竊於亂世。及聖宋

洗發得透

到此纔險峻

光景恍然在目

受命。海內爲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頹垣廢址。荒煙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爲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効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俗習一作習俗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於江濤浩渺煙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爲之賓客。故喜占形勝。治亭

又進一步

一作臺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四年八月丁亥廬陵歐陽脩記。

唐荊川曰。如纍九層之臺。一層高一層。眞是絕奇。

茅鹿門曰。胸次清曠洗絕今古

起便超卓陡然起作陗峯側勢豈非句截住大有力

且通常叙

峴山亭記

歐陽脩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荆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方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荆州以爲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流風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猶深。蓋元凱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爲雖不同。然皆足以垂於不朽。而頗疑其反自

用兩小意取巧然却有腴味

俯仰古今嗚咽滲淒

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嘗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已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為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為叔子之所遊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寧元年余

峴亭者本朱光祿之意歐公却本襄人方好

友人史君中煇。以光祿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既周以回廊之壯。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時。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遊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爲光祿堂。又欲紀其事於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竝傳於久遠。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於余。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迹。則其爲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爲政於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

議論關涉政事筆力高

結自閒適

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雲煙之杳靄。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之登高。寓離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於亭屢廢興。或自有記。或不必究其詳者。皆不復道熙寧三年十月二十有二日六一居士歐陽脩記。

茅鹿門曰。與東園記同體。皆引故事。略用自語點化。

鍾伯敬曰。佳思層出就羊杜立論。善爲作地。

寫儘曲至調未古峭

二層似舟處

畫舫齋記

歐陽修

予至滑之三月即其署東偏之室治爲燕私之居而名曰畫舫齋齋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戸相通凡入予室者如入舟中其溫室之奥則穴其上以爲明其虚室之疏以達則欄檻其兩旁以爲坐立之倚凡偃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崷崒桂花美木之植列於兩簷之外又似泛乎中流而左山右林之相映皆可愛者故因以舟名焉周易之象至於履險蹈難必曰涉

崷音酋 崒音卒 山貌

發難

不說舟樂都說舟苦亦反題見趣

商賈仕宦兩詰點得醒下應起更勁快

川。蓋舟之爲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之用也。今予治齋於署以爲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不一跌戾哉。矧予又嘗以罪謫走江湖間。自汴絕淮。浮于大江。至于巴峽。轉而以入于漢沔。計其水行幾萬餘里。其羇窮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恐。往往叫號神明以脫須臾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舟之人。非爲商賈。則必仕宦。因竊自歎以謂非冒利與不得已者。孰肯至是哉。賴天之惠。全活其生。今得滁去宿負。列官于朝。以來

說舟好處都指此數語而要領尤只在宴嬉之舟一句

是州。飽廪食而安署居。追思曩時。山川所歷。舟楫之危。蛟鼉之出沒。波濤之洶欻。宜其寢驚而夢愕。而乃忘其險阻。又一跌猶以舟名其齋。豈眞樂於舟居者耶。然予聞古之人有逃世遠去江湖之纔放轉上。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有所樂也。苟非冒利於險。有罪而不得已。使順風恬波。傲然枕席之上。一日而千里。則舟之行。豈不樂哉。澹宕顧予誠有所未暇。而舫者。宴嬉之舟也。姑以名予齋。奚曰不宜。予友蔡君謨善大書。頗怪偉。將乞其大字

欻音旭暴起也

以題於楹。懼其疑予之所以名齋者。故具以云。

又因以置於壁。

茅鹿門曰。齋式本奇。說來自易生趣。

鍾伯敬曰。典逸。

開首述石

考地名

此楊行客原只因地名及之然後應來却有情

菱谿石記

歐陽修

菱谿之石有六。其四爲人取去。其一差小而尤奇。亦藏民家。其最太者偃然僵臥於谿側。以其難徙。故得獨存。每歲寒霜落。水涸而石出。谿傍人見其可怪。往往祀以爲神。菱谿按圖與經皆不載。唐會昌中刺史李濆爲荇谿記云。水出永陽嶺。西經皇道山下。以地求之。今無所謂荇谿者。詢於滁州人。曰。此谿是也。楊行客據淮南。淮人爲諱其嫌名。以荇爲菱。理或然也。谿傍若有

二十六英雄一語亦自助色

遺址云。故將劉金之宅。石卽劉氏之物也。金爲吳時貴將。與行密俱起合淝。號三十六英雄。金其一也。金本武夫悍卒。而乃能知愛賞奇異。爲兒女子之好。豈非遭逢亂世。功成志得。驕於富貴之佚欲而然耶。想其陂池臺榭。奇木異草。與此石稱亦一時之盛哉。今劉氏之後。散爲編氓尚有居谿傍者。予感夫人物之興廢。惜其可愛而反棄也。乃以三牛曳置幽谷。又索其小者。得於白塔民朱氏。遂立于亭之南北。亭負城而近

出議論

應前兩石有力

不私諸已而公之滁人又恐爲好事者所奪

少作抑揚

主意

以爲滁人歲時嬉遊之好。夫物之奇者。棄沒於幽遠則可惜。置之耳目。則愛者不免取之而去轉

嗟夫。劉金者。雖不足道。然亦可謂雄勇之士其平生志意豈不偉哉。及其後世荒堙零落。至於子孫泯沒而無聞。況欲常有此石乎。用此可爲富貴者之戒。而好奇之士聞此石者。可以一賞而足。何必取而去也哉。

孫月峰曰。委曲幽妙。零零碎碎。作文。歐陽公獨長。

鍾伯敬曰。事雖不甚緊要。却自風致脩然。

汪玄杓曰淺易中自有風致。佳處乃在零碎收拾上。

疑爲神所遷怒

樊噲佐沛公成帝業所以廟食

樊侯廟災記

歐陽修

鄭之盜。有入樊侯廟。刳神像之腹者。旣而大風雨雹近鄭之田。麥苗皆死。人咸駭曰。侯怒而爲之也。余謂樊侯本以屠狗立軍功。佐沛公至成皇帝。位爲列侯。邑食舞陽。剖符傳封。與漢長久。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歟。舞陽距鄭旣不遠。又漢楚常苦戰滎陽京索間。亦侯平生提戈斬級所立功處。故廟而食之宜矣。方侯之參乘。沛公事危。鴻門振目一顧使羽失氣。其勇力

破民之愚

此民之惑非神之靈不靈也

說到此民便恍然醒悟

足有過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其聰明正直。有遺靈矣然當盜之傳刃腹中。獨不能保其心腹腎腸哉。而反貽怒無罪之民以騁其恣睢。何哉豈生能萬人敵。而死不能庇一躬耶（詰侯之不靈也）豈其靈不神於禦盜。而反神於平民以駭其耳目耶。風霆雨雹天之所以震耀威罰有司者。而（出正意）侯又得以濫用之耶。蓋聞陰陽之氣。怒則薄而爲雷霆。其不和甚者。凝結而爲雹。方今歲旱且久。伏陰不與。壯陽剛燥。疑有不和而凝結者。豈

傳奇士置

絕妙

其適會民之自災也哉。不然。則喑嗚叱咤。使風馳霆擊。則侯之威靈暴矣。

鍾伯敬曰。文不過三百餘字。而十餘轉摺。愈出愈奇。文之最妙者也。

汪玄杓曰。議歸于正。分明是誚讓樊將軍之旨。然非讓樊將軍。實嘲滎陽民之愚昧也

起頭另自作段先以善者與起後以惡者戒之

欲化鄉人先于齊家此積之本末而施之次第

蘇氏族譜亭記

蘇洵

匹夫而化鄉人者吾聞其語矣國有君邑有大夫而爭訟者訴於其門鄉有庠里有學而學道者赴於其家鄉人有爲不善於室者父兄輒相與恐曰吾夫子無乃聞之嗚呼彼獨何脩而得此哉意者其積之有本末而施之有次第耶今吾族人猶有服者不過百人而歲時蜡社不能相與盡其歡欣愛洽稍遠者至不相往來是無以示吾鄉黨鄰里也乃作蘇氏族譜立亭于高

族約似略而盡

萬馬奔馳一瞬而下

托老人立言多關係世教

調直而法曲

一段主意在此兩句

祖墓塋之西南而刻石焉既而告之曰凡在此者死必訃冠娶妻必告少而孤則老者字之貧而無歸則富者收之而不然者族人之所共誚讓也歲正月相與拜奠於墓下既奠列坐於亭其老者顧少者而歎曰是不及見吾鄉鄰風俗之美矣自吾少時見有爲不義者則衆相與疾之如見怪物焉慄焉而不寧其後少衰也猶相與笑之（粘上接下）今也則相與安之耳是起於某人也夫某人者是鄉之望人也而大亂吾俗焉是故其

字孤乃譜中第一件事故再三言之

合前意妙

誘人也速其爲害也深自斯人之逐其兄之遺孤子而不卹也而骨肉之恩薄自斯人之多取其先人之貲田而欺其諸孤子也而孝悌之行缺自斯人之爲其諸孤子之所訟也而禮義之節廢自斯人之以妾加其妻也而嫡庶之別混自斯人之篤於聲色而父子雜處讙譁不嚴也而閨門之政亂自斯人之瀆財無厭惟富者之爲賢也而廉恥之路塞此六行者吾往時所謂大憝而不容者也今無知之人皆曰某人何人

也猶且爲之其輿馬赫奕婢妾靚麗足以蕩惑

翻出一段文法

里巷之小人其官爵貨力足以搖動府縣其矯詐脩飾言語足以欺罔君子是州里之大盜也

收拾處好

吾不敢以告鄉人而私以戒族人焉髣髴於斯

不練辭只練格

人之一節者願無過吾門也予聞之懽而請書焉老人曰書其事而闕其姓名使他人觀之則（存厚道）

地步甚高

不知其爲誰而夫人之觀之則面熱內慙汗出（寓儆勸）而食不下也且無名之庶其有悔乎予曰然乃（隱然與起處匹夫化鄉人一句相應）記之

楊升菴曰。匠夫而化鄉人者。必自教族人始。此鄉人之有不善。公不敢以告鄉人。而私以戒族人也。末後數語。藹然君子長者之心。非特可見公之愛族人。而所以化鄉人亦在是矣。

姜鳳阿曰。譜亭記。本書美惡爲勸戒。實無是人。而借此以形容之。乃司馬相如之子虛賦體也。韓文公送窮文。蘇東坡亡是叟。皆得此體。最文章之妙訣處。

錢文登曰。此篇剴切明爽。最當人情。先後鋪列。俱有次第。此又允明集中之變體也。

鍾伯敬曰。讀族譜引。便令人有水木本源之思。讀族譜亭記。便令人有修身齊家顧名惜簡之念

汪玄杓曰。此是老蘇借譜亭諷里人。并訓族子處。

此文叙事二項議論二項

通篇是此意

略而弗叙

張益州畫像記

蘇洵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衆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能爲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惟曰：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

兩節凡七八轉處如風之搴雲如珠之走盤

一譬模寫人神

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於淨衆寺。公不能禁。眉陽蘇洵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旣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發揮前意）（有亂急無亂弛句。即前面不可以武競。不可以文令。看他如此換得好。）是惟元年之秋。如器之攲。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旣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爲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繄以生。惟爾父母。且公嘗爲我言。民無常性

（得坐鎮之體）（善狀）

此下議論皆從上叙事中發出雖稱道張公實回護蜀人

出脫得好老泉是蜀人故此一轉尤高

正毋助變毋養亂不可以武兢而張公至蜀所以歸

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碪（擣也）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志於法律之外以威刼齊民吾不忍爲也（民無常性至此是述張公之言）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

轉得好

碪音砧

軍撤守者也

疊下三在字文勢錯綜跌宕可喜

此一節最反覆激昂

此一幹十分精神

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為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其鄰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小大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為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為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為之記

末一掉學史記

老蘇張益州畫像記其文勁悍渾深有西漢人筆力詩衍文氣有幹有葉

公南京人爲人慷慨有大節以度量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

稱人不用多言只一兩句便是

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于巷于塗謂公暨暨公來于于公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即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西

此乃是常

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囿草木駢駢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

娟。閨闥閑閑。有童哇哇。亦旣能言。昔公未來。斯汝棄捐。禾麻芃芃。倉庚祟祟。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巖巖。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謝疊山曰。張公知益州。爲蜀有寇。此記有難下語處。一則張公到益州。非有汗馬之勞。一則老泉於蜀爲父母之邦。說蜀無寇不得。說蜀會做寇亦不得。看

他如何推尊張益州。如何回互蜀人。以未亂旣亂爲易治。將亂爲難治。見得爲有功於蜀人。亦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見得蜀人易於從張益州。末一段說像處先抑而後揚。蓋作畫像記故也。是以謂善尊題。

樓迂齋曰。詞氣嚴整。有法度。說不必有像。而亦不可無像。此三四轉奇甚。最好處是善回護人。公蜀人也。所以尤難。

李卓吾曰。這等文字。從虞典商謨中脫化來而氣槩春容。詞調老蒼。類聖世君臣都俞氣象。非後末學操觚者所能彷彿也。

許海嶽曰。此段前叙事。後議論。叙事古勁。而議論許多斡旋回護尤高

汪玄杓曰。益州常稱老蘇似司馬子長。此記似子長之後。殆不再見。

木假山記

蘇洵

以幸不幸字反覆立說筆力變化

木之生。或櫱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爲梁棟則伐。不幸而至於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爲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沉汨沒於湍沙之間。（看此處轉折）

文勢如累棋

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齧食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爲好事者取去。强之以爲山。然後可以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濆。（水際又水名）如此者（此轉更高）

自前至此凡六轉

幾何。不爲好事者所見。而爲樵夫野人所薪。何

濆音焚

又翻一層筆力紐織上文簡而有法

又以愛字感字敬字詠歎之而起下文

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予家有三峰。予每思之。則疑其有數存乎其間。（疑有造物司之）且其蘖而不殤。拱而不夭。任為梁棟而不伐。（此等轉折妙甚）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為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為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乎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應有數有句）然予之愛之。則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感之而又有所敬焉。予見中峰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峰。（此二子）二峰者。莊

有此一段掉尾才精神

栗刻峭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峯而岌然決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有所感也夫

方正學曰首尾不過四百以下字而起伏開闔有無限曲折此老可謂妙於文字者矣其終蓋以三峯比父子三人

林次崖曰說一木假山必經歷許多磨折跌宕然後至士君子之生於憂患者率如是也毋亦見二子之終身坎坷而爲此言與終之曰有所感意可見矣

文字嚴急峻整。無一句懈怠。愈讀愈不厭。

楊升菴曰。大意言天之生財甚難。而公父子乃天意所與。如此切磋琢磨。自爲師友。此公所以自重。不偶然也。

吳匏菴曰。作時論鋪叙轉折照應之法。盡在此篇中。學之得其深。下筆當自過人

茅鹿門曰。卽一木假山。看出許多幸不幸來。有感慨。有態度。○凡六轉入山。末又

一轉有百尺竿頭之意

入世二字眼目

注意仁廟上契太踈

叙仁宗之世主明臣良暗伏飛白賜王公事

一時大法小廉之盛

仁宗飛白御書記　　蘇軾

問世之治亂。必觀其人。問人之賢不肖。必以世考之。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合抱之木。不生于步仞之丘。千金之子。不出于三家之市。臣嘗逮事仁宗皇帝。其（最圓轉）愚不足以測知聖德之所至。獨私竊覽觀四十餘年之間。左右前後之人。其大者固已光明儁偉。深厚雄傑。不可窺較。而其小者。猶能敦朴愷悌。靖恭持重。號稱長者。當是之時。天人和同。上

詞氣潤灑

臣子忠孝之心可爲萬世立極

逓想王公正是論世處

下歡心。才智不同。而道德有餘。功業難明。而福祿無窮。升遐以來。十有二年。若臣若子。罔有內外。下至深山窮谷。老婦稚子。外薄四海。裔夷君長。見當時之人。聞當時之事。未有不流涕稽首者也。此豈獨上之澤與。凡在庭者與有力焉。太子少傅安簡王公。諱舉正。臣不及見其人矣。而識其爲人。其流風遺俗可得而稱者。以世考之也。熙寧六年冬。以事至姑蘇。其子誨出慶曆中所賜公端敏二字。飛白筆一。以示臣。且謂臣記

不若字波瀾可觀

之將刻石而傳諸世。臣官在太常。職在太史。於法得書。且以爲抱烏號之弓。不若藏此筆。保曲阜之履。不若傳此書。考追蠡以論音聲。不若推點畫以究觀其所用之意。存昌歜以追嗜好。不若因褒貶以想見其所與之人。或藏於名山。或流於四方。凡所見者皆當聳然而作。如望旄頭之塵。而聽屬車之音。相與勉爲忠厚。而恥爲浮薄。或由此也夫。

董中峰曰。仁宗世。主明臣良。一時荷寵榮者。

斌斌稱盛。記中却推本其上澤之及而王公德業有以膺之。立意正大。末言其刻石傳世。可以勉來者尤進一步。

袁中郎曰。長公此記。軒偉高敞。令人有登廊廟之思。

鍾伯敬曰。有本末之文。才人文士。自然饒倖不來。○開口似不切題。說來字字情理相關。

汪玄杓曰。小題從大處起議論。正大之音。

述韓公有斟酌步驟

伊周事業中却有樂天詩酒之意且未及告老處邊

韓公身任已溺已饑之重段。

醉白堂記

蘇軾

一段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樂天池上之詩。以爲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羨於樂天而不及者。此段叙題意只一節。

二段

天下之士聞而疑之。以爲公既已無愧於伊周矣。而猶有羨於樂天。何哉。軾聞而笑曰。公豈獨有羨於樂天而已乎。方且願爲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者。天之生是人也。推出願爲常人不可得意。正闡明其所以羨樂天處。是化無爲有手。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求衣。饑者求食。

有功成身退之志則醉白堂其宜也

議論絕妙

韓公有天下國家之奇而樂天無是也

凡不獲者求得。苟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塗。豈其所欲哉。夫忠獻公旣已相三帝安天下矣。浩然將歸老於家。而天下共挽而留之莫釋也。當是時。其有羨於樂天無足怪者。此段發明韓公所以羨樂天之意。凡二節。

三段

然以樂天之平昔而求之公。較其所得之厚薄淺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欺者矣。文

說韓

致太平。武定亂。略謀安宗廟。而不自以爲功。急賢才。輕爵祿。而士不知其恩。殺伐果敢。而六軍

樂天有林泉詩酒之適而韓公無是也

互發韓白有無以見奇

安之四夷八蠻想聞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爲安危此公之所有而樂天之所無也乞身於彊健之時退居十有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池之樂府有餘帛廩有餘粟而家有聲伎之奉此樂天之所有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謨效於當時而文采表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此公與樂天之所同也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無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託焉此段發明樂天勳業不如韓公與韓公所以此

說白

說醉白直有渺視六合糠粃世界之致

名實兩字結束上有力

復申上意鼓舞一番

下數個字字文機甚活動

樂天之意。凡五節。方其寓形於一醉也。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造物者遊。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此段發明醉字。只一節。

五段

古之君子。其處巳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世誦其美不厭。以孔子之聖而自比於老彭。自同於丘明。自以爲不如顏淵。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侈心焉。臧武仲自以爲聖。白圭自以爲禹。司馬長卿自以爲相如。長卿名犬子。既學慕藺相如爲人。更名相如。夫藺相如責秦王。僨城擊缶。一時義夫壯士也。司馬竊貲卓氏。當壚市中。以賊得幸。漢武開西南夷之

隙。及死草封禪書。詣訣。死而不已者也。楊雄自以為孟軻。漢成帝之世。揚雄以秦賦為郎。給黃門。三世不徙官。莽篡位。轉為大夫。恬于勢利。好古樂道。欲以文章成名于後世。乃作太玄法言。自比于孟軻。時劉棻坐誅。連及雄。時校書天祿閣。乃從閣上投下死。崔浩自以為子房。南朝宋文帝六年。魏主以崔浩為撫軍大將軍。指浩為高車渠帥曰。此人尫纖懦弱。不能彎弓持矛。然其胸中所懷。乃過于兵甲。朕前後有功皆此人也。十六年撰國記刊石。北人譖浩暴揚國惡。族誅云。然世終莫之許也。由此觀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此段引古人自比事來証。凡三

總上六個自字以為有力

此出作記之出

節。六段

昔公嘗告其子忠彥。將求文於軾以為記而未果。公薨既葬。忠彥以告。軾以為義不得辭也。

乃泣而書之末節叙作記。只一節

茅鹿門曰。韓公勳業本勝樂天故文不譽而
思特遠。

孫月峰曰。韓公雖以樂天自處。而樂天功業
實不及韓。此雖提起韓公。亦不放倒
樂天。得體凡六段。

鍾伯敬曰。叙韓公之有無。及樂天之有無。者
韓公樂天之所同。方纔是作記之旨
而王介甫謂韓白優劣論。繆矣。

此民之新寒暑雨其常也爲治固當念之終不可生事擾民

伏下秦法○暗以醫比王安石新法擾民

蓋公堂記　　蘇軾

始吾居鄉。有病寒而欬者。問諸醫。醫以爲蠱。不治且殺人。取其百金而治之。飲以蠱藥。攻伐其腎腸。燒灼其體膚。禁切其飲食之美者。朞月而百疾作。內熱惡寒而欬不已。纍然眞蠱者也。此段以治病喻治國又求於醫。醫以爲熱。授之以寒藥。旦朝吐之。暮夜下之。於是始不能食。懼而反之。則鍾乳烏喙。雜然並進。而漂疽癰疥眩瞀昏也目之不明貌狀。無所不至。三易醫而疾愈甚。此段言因醫而反益病里

瞀音茂

天下清淨○暗指罷新法而民治

正意

擾民者民去之安民者民歸之卽約法三章何嘗擾

老父教之曰。是醫之罪。藥之過也。子何疾之有。人之生也。以氣爲主。食爲輔。今子終日藥不釋口。臭味亂於外而百毒戰於內。勞其主。隔其輔。是以病也。子退而休之。謝醫却藥。而進所嗜。氣完而食美矣。則夫藥之良者。可以一飲而效。從之朞月而病良已。此段言謝醫而病已。下遂引入治國。貴無爲上去。昔之爲國者亦然。吾觀夫秦自孝公以來。至於始皇。立法更制。以鐫磨鍛鍊其民。可謂極矣。蕭何曹參。親見其斵喪之禍。而收其民於百餘戰之餘。

言參用蓋公言齊治而天下亦治

清淨二字一篇筋骨

擾亂之後繼以清淨猶去湯火而沃清冷也

知其厭苦憔悴無聊而不可與有爲也是以一切與之休息而天下安始參爲齊相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蓋公爲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以舍蓋公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以其所以治齊者治天下天下至今稱賢焉吾爲膠西守知公之爲邦人也求其墳墓子孫而不可得慨然懷之師其言想

此下言爲堂意

見其爲人。庶幾復見如公者。治新寢於黃堂之北。易其弊陋。達其蔽塞。重門洞開。盡城之南北相望如引繩。名之曰蓋公堂。時從賓客僚吏遊息其間。而不敢居。以待如公者焉。夫曹參爲漢宗臣。而蓋公爲之師。可謂盛矣。而史不紀其所終。豈非古之至人。得道而不死者歟。

此兩轉有餘味

膠西東並海。南放於九仙。北屬之牢山。其中多隱君子。可聞而不可見。可見而不可致。安知蓋公不往來其間乎。吾何足以見之。

末贊蓋公正贊清淨也

程篁墩曰。記者。記事之文也。此篇先譬喻後記事。亦記之變體。

孫月峰曰。記蓋公堂謂一切與之休息而天下始安。大意只此一語。豈懲荆公之擾天下。而思飲醇之治歟。當與宛丘藥戒竝看。

鍾伯敬曰。此篇取清淨兩字。而以醫爲喻起議論。後却將正意証之。令常格一掃。

此反題立說體也一句立柱下數句發明可不可意

引老子以破留意于物

王君寶繪堂記

蘇軾

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樂。雖尤物不足以為病。留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病。雖尤物不足以為樂。寓意留意樂字病字。一篇眼目。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然聖人未嘗廢此四者。亦聊以寓意耳。劉備之雄才也而好結髦。嵇康之達也而好鍛鍊。漢後主時。嵇康文詞壯麗。好言老莊。蔑禮縱酒。遺落世事。當時以為賢。鍾會聞嵇康而造之。康箕踞而鍛。

寓意于物反有雋永之趣

不爲之禮。會將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阮孚之放也而好蠟屐。晉成帝時。丹陽尹阮孚曰。江東創業尚淺。主幼時艱。庾亮年少。德未孚。亂將作矣。遂出爲廣州刺史。性好蠟屐。此豈有聲色臭味也哉。而樂之終身不厭。一轉有氣力凡物之可以悅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書與畫。然至其留意而不釋。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鍾繇至以此嘔血發塚。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南宋文帝三十三年。宋主欲廢太子劭。與王僧綽謀事露。劭弒宋主。殺僧綽。弟僧虔爲司徒。劭亦殺之。桓玄之走舸。晉孝武十七年。南郡公桓玄負其才。朝廷疑而不用。出補義興太守。不得志。曰。父爲九州伯。兒爲五

留意于物便至喪身禍國

說巳之留意還自貶損

說巳仍寓意

寓意不留意所以樂而無病回顧精神

湖長。遂棄官歸。謀反即帝位。劉毅劉裕何無忌率兵斬之。王涯之複壁。皆以兒戲害其國。凶其身。此留意之禍也。始吾少時。嘗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既而自歎曰。吾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於畫。豈不顛倒錯繆。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復好。見可喜者。雖時復蓄之。然爲人取去。亦不復惜也。譬之煙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豈不欣然接之。去而不復念也。於是乎二物者。常爲吾樂而不能爲吾病。附馬都尉王

說到王公寶繪身上即就自己少時一番病處樂處規之含隱收拾無限意思

君晉卿雖在戚里。而其被服禮義學問詩書。常與寒士角。平居攘去膏粱。屏遠聲色。而從事於書畫。作寶繪堂於私第之東。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爲記。末引到王晉卿身上。先譽而後規。恐其不幸而類吾少時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幾全其樂而遠其病也。樂病二字有照應。有鎖鍵。熙寧十年七月二十日記。

熊稀洲曰。書畫本微物也。寓意其間。足以爲樂。若留意於其間。如鍾繇宋孝武王僧虔桓玄王涯輩則足以爲病。今王

此篇文字凡四段前解意後叙事

連用十可字自錯落有趣

此所謂好惡而辟焉者

超然臺記

蘇軾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瑋麗者也餔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爲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指富貴利達）美惡之辨戰於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不超然則不樂）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盡之矣（看他過渡處）

勿視巍巍之氣卽古今有幾

此際此心難于超然

叙臺之所自導

彼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鬬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横生而憂樂生焉可不大哀乎（此段言遊于物之內則因其美惡而生憂樂遊于物之外則無所往而不樂）

予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春食苗夏食葉）

君好畫而作堂以蓄之。未免留意也。不直謂王君當鑒往事。且就自家身上說去。文字有反覆回互處。

楊升菴曰。按呂誨叔言謝上蔡自見二程先生爲克己之學。有一研。平生極愛惜。遂去之。然猶往來於心。其天資最高。尚如此。以見克己之難也。

李西涯曰。此記王晉卿以戚里之貴而能與寒士遊。獨用意於書畫。就此中生出

二柱。一言寓意。則足以爲樂。一言畱意。則適足以爲病。其諷晉卿者微矣。坡公有道之言也。

茅鹿門曰。一種達人風旨。然地位不如荆公多矣。

鍾伯敬曰。小題從大處起議論。有箴規之意。

汪玄杓曰。文字圓活不爲題目所使。錄之以破俗諦。

此記因此發論

公之心境此時無臺也自超然蓋公本色來自莊生

叙山川是史遷作記法

秋食花。冬食根。公在膠西。與通守劉廷式。循古城廢圃。求杞菊食之。捫腹而笑。因作後杞菊賦以自嘲。人因疑予之不樂也。公自抗移守膠西。人皆以公不樂。此行蓋新法既行。人事日非。官府蕭條故也。處之期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予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圃。潔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二縣名之木。以脩補破敗。爲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爲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此段叙事明巳之無不樂處。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

四望遼廓胸次悠然不能無弔古興懷處

以風花雪月敘四時景象此便是超然

收上安往而不樂反遊于物之外句情

東則盧山。即秦始王遣盧生入海求羨門子高者。秦人盧敖秦博士。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關名。左傳齊桓公曰。賜我先君履。南至于穆陵即此。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威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韓信與龍沮戰。夾濰水而陣。即此。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予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米也。稷之秥也。酒。瀹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予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予之無所往而不樂

秫音述

路慢游關鎖
拉密

者。蓋遊於物之外也。結句是超然之意。

呂雅山曰。此篇不惟文思溫潤有餘。而說安遇順性之理。極爲透徹。此坡翁平生實際也。故其臨老謫居海外。窮愁顛趣。無不自得。眞能超然物外者矣。

宗子相曰。東坡胸中本無軒冕。故其風神筆墨。皆自瀟灑。

唐荊川曰。記內叙山水景象甚長。叙四時景象甚短。蓋坡翁才氣豪邁。故操縱伸

縮。無不如意。

鍾伯敬曰。遊于物之內。則因其美惡而生憂樂。遊于物之外。則無往而非樂。此時公自伉移守膠西。人皆以公不樂。此行蓋新法既行。人事日非。官府蕭條故也。

汪玄杓曰。公時坐蕭處困。聊以自遣。因取超然之意。記中有安遇自得。脫于塵埃之外。光景真失意中有達觀處

敘事宏闊不俗

意趣是從文正公岳陽樓記化來

放鶴亭記

元豐元年十一月初八日識

蘇軾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十二。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暮則傃（摱也 向也）

傃音素又

藏飲酒二字作後案

隱居之樂如巢父許由卞隨務光輩何以天下爲

即鶴亦不足戀

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郡守蘇軾時從賓佐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挹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未可與易句極切題意。言此鶴乃國君所不得好者。而山人得專有其樂。是一篇綱領。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於九皐。聲聞于天。蓋其爲物清遠閑放。超然於塵埃之外。故易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衛懿公好鶴。出則鶴乘軒前行。一日敵患。欲禦之。皆曰公有鶴。何不以禦敵。乃煩吾

音索

就酒形容空中插入

從戰國策生王之首不如死士之壟二語變來然說得不殺風影

爲。遂亡國、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抑戒。以爲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眞而名後世。漢後主時。劉伶阮籍。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與阮咸山濤向秀王戎稽康爲竹林七賢。〇引好鶴從上名亭來、酒譜從上飲酒來。設此辯以見隱者所以爲樂處。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閒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爲害。而況於鶴乎。由此觀之。其爲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嗟夫一段。結束上二意。何等筆力。山人欣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

歌詞如畫中之畫

曰。

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斂翼婉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之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履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李性學曰。文字請客對主極難。獨子瞻此篇以酒對鶴。鶴是主。酒是客。請客對主。

分外精神。又歸得放鶴亭隱居之意切。然須是前面伏飲酒二字。方入得來。亦是一格。

崔仲凫曰。他人記此亭。拘於題目。必極其所以模寫。隱士之好鶴。有何意思。公乃於題外酒上說入好鶴。隱然爲天下第一快活。

宗子相曰。風神筆墨瀟灑。

楊南峰曰。東坡自海外歸。移守彭城。而此記

皆自赤壁賦後文字。而疊山謂坡公自莊子覺悟來。良是。

黃五嶽曰。好文字得心應手處。全在文機發動。讀此文。最能發文機。

茅鹿門曰。疎曠爽然。特少沉深之思。

汪玄杓曰。公胸中本無軒冕。故其丰神筆墨之下。有閒雲野鶴之態。

翻案立意大奇

此段自言無思又轉君子非臨事而思上去

思堂記

蘇軾

定安章質夫築室於公堂之西。名之曰思。曰。吾將朝夕於是。凡吾之所爲。必思而後行。子爲我記之。嗟夫余天下之無思慮者也。遇事則發。不暇思也。未發而思之。則未至。已發而思之。則無及。以此終身。不知所思。言發於心而衝於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余。以爲寧逆人也。故卒吐之。君子之於善也。如好好色。其於不善也。如惡惡臭。豈復臨事而後思。計議其美惡而避就之

引義與戰來喻的確

引隱者言說思之害甚于欲

眞是吸露飡霞不食烟火者

哉。是故臨義而思利。則義必不果。臨戰而思生。則戰必不力。若夫窮達得喪。死生禍福。則吾有命矣。少時遇隱者曰。孺子近道。少思寡欲。曰。思與欲若是均乎。曰。甚於欲。庭有二器。音盎盆以屬也畜水。隱者指之曰。是有蟻漏。是日取一升而棄之。孰先竭。曰。必蟻漏者。思慮之賊人也。微而無間。隱者之言有會於余心。余行之。且夫不思之樂。不可名也。虛而明。一而通。安而不懈。不處而靜。不飲酒而醉。不閉目而睡。將以是記思堂。不

末引易與詩語互結之雙救得好

亦繆乎。（自首至此幾轉因思堂而反發不思之妙下遂承轉思堂之名目有當非如俗之營營者）雖然。言各有當也。萬物竝育。而不相害。道竝行而不相悖。以質夫之言。其所謂思者豈世俗之營營於思慮者乎。易曰無思也。無為也。我願學焉。詩曰。思無邪。質夫以之。元豐二年正月二十四日記。

謝疊山曰按坡公思無邪齋銘云。夫有思皆邪也。無思則土木也。吾何自得道。其惟有思而無所思乎。與此互相發。

姜鳳阿曰記思堂而重說無思之妙。辭若相繆。而意實相通。所謂無中生有。以死作活。射雕手也。

何中默曰前面言不思處凡六段。中引隱者言奇絕。結尾數語。卒歸之思堂本旨。更見變幻。

信之乞食受辱潛龍也信之王齊王楚見龍也翼高祖之飛龍而遭呂后之署龍惜哉

叙信行實文氣雄健

淮陰侯廟記

蘇軾

應龍之所以爲神者。以其善變化而能屈伸也。夏則天飛。効其靈也。冬則泥蟠。避其害也。當嬴氏周孝王元年。命嬴非子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封爲附庸之君。邑于秦。刑慘網密。毒流海內。銷鋒鏑。誅豪俊。將軍乃辱身汙節。避世用晦。志在鵲起豹變。食全楚之租。故受餽於漂母。漢高未得天下時。韓信家貧。釣于城下。有漂母飯信。信曰。吾必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後佐漢得天下。封爲楚王。以千金報母。抱王霸之略。蓄英雄之壯圖。志輕六合。氣蓋萬夫。

斷信屈伸無累可爲信之知巳

一轉言其機會有勢力

故忍恥胯下。初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能足刺我不能死出我胯下後封楚王召辱巳少年爲中尉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寧不能殺之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此泊乎山鬼反璧天亡秦族遇知巳之英主陳不世之奇策崛起蜀漢席卷關輔戰必勝攻必克掃強楚滅暴秦平齊七十城破趙二十萬乞食受辱惡足累大丈夫之功名哉然使水行秦以木德王天下尚白未殞火流漢以火德王尚赤猶潛將軍則與草木同朽麋鹿俱死安能持太阿之柄雲飛龍驟起徒步而取侯王噫自古英雄之士不遇機會委身草

末語慨歎不盡

澤。名堙滅而無稱者。可勝道哉。乃碑而銘之曰。
書軌新邦。英雄舊里。海霧朝翻。山烟暮起。宅臨
舊楚。廟枕清淮。枯松折柏。廢井荒臺。我亭單車。
思人望古。淮陰少年。有目無睹。不知將軍。用之
如虎。

焦弱侯曰。吾讀史漢定天下。大抵淮陰侯力
辱胯下。寄飯時飲恐成元勳。毅然烈
丈夫矣。赤族之慘。漢眞寡恩薄德哉。
千載下令人憤恨無盡。長公固畧此

而日乞食受辱。惡足累丈夫功名。又
別一感慨云。

卷之十九終